

年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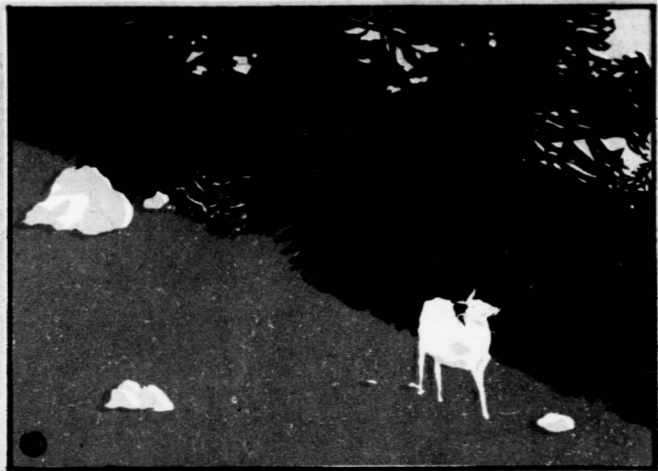
期

16

22

第

第



小 說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VI. No. 22 (253)

November 25, 1927

第 二 十 二 期 第 十 六 卷

(第 二 五 三 號)

民 國 十 六 年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印精樓芬涵

商務
印書館
發行

宋人小說

蘇黃門龍川別略	稽神錄	玉照新志	齊東野語	梁谿漫志	老學庵筆記	氏聞見錄	邵氏聞見錄	邵氏聞見錄	河南見錄	春渚紀聞	涑水記聞	歸田錄	燈下閒談	唐語林	世說新語
蘇轍	徐鉉	王明清	周密	費昶	陸游	邵博	邵伯溫	邵伯溫	何蓮	司馬光	歐陽修	歐陽修	佚名	王楙	劉義慶
四角	五角	四角	四冊一元二角	五角	二冊五角	三冊九角	二冊七角	二冊七角	二冊五角	二冊九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四冊七角	六冊七角

捫雞	鷄肋	鶴林雜記	青箱雜記	東原錄	隨隱漫錄	投轄錄	嬾真子	珩璜新論	澠水燕談錄	石林避暑錄話	塵史	默記	脚氣集	東坡志林	仇池筆記
陳善	莊季裕	吳厚	吳厚	陳世崇	王明清	馬永卿	孔平仲	王闢之	葉夢得	王得臣	王銍	王銍	車若水	蘇軾	蘇軾
二冊六角	五角	三冊一元二角	三角五分	二角	二角	二角	三角	五角	六角	四角	三角	三角	二角	五角	二角

夷堅志

宋洪邁著

全書二十冊分裝二函
毛邊紙印定價十二元

編者的報告

本雜誌第十期「呆女塔拜壽」的作者。係楊因心。原誤刊心因。特此更正。

又民間文藝書籍的調查中。「蟲的故事」係誤列入。也應更正。

威海衛羅約垣先生鑒。你的來信。已收到了。「換巢鸞鳳記」長篇小說。方在本雜誌上逐期登載。現在沒有單行本。登完了以後。出單行本與否。現在還說不定。

下期可以預告的。小說有碧漪女士譯的「騎馬」。很有趣的。雜文有「中國小說研究」。開始登第三章。論形式上的分類及研究方法。

□ 小說世界 第二十六卷
第二十二期 目錄 □

□ 圖畫 □

前塵影事卷子之七

前塵影事卷子之八

□ 文字 □

編者的報告……………編者

絃邊……………張慧劍

太平天國新曆補記(補白)……………編者

杯中物……………唐小圃譯

深夜讀書(補白)……………君南

巴維亞遊記(一)……………董家濬譯

美髯國(今鏡花緣之十六)……………胡寄塵

中國小說研究(六)(稗史)……………胡懷琛

文人小故事(補白)……………編者

換巢鸞鳳記(長篇小說)(續)……………天遊

橫嶼(補白)……………張味蘋

疾病失乃由廉大醫生紅色補丸得獲康壯喜樂因而轉贈他人服用

此種幸福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給予全世界人類享受者蓋已無日無之病人慘受痛苦一旦得由該丸恢復後其康健遂出而挽救他人同登壽域英北般烏沙勝越詩巫加帛福南學校吳玉亭君者即其千萬人中的一份子也吳君來書云敝人自廣東軍官學校卒業之後即從事教育於英北半島乃操勞過度兼且水土不服遂覺身體疲弱并患腎病及



不眠各症鄙人雖略具醫藥知識而自醫均無效驗因姑購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兩瓶試服因見報上嘗刊登其功效故也詎料服後胃口加增夜眠安適遂繼續服用今則諸病悉愈身體亦異常康壯也吳君又云其友人蔡騰君之公子偶患蛔虫日見衰瘦因勸其試用嬰孩自己藥片其結果之佳乃出人意料之外現其公子已完全告痊而得十分康健矣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以之療治各病由於血液不潔或不足之故實

為無上聖藥嬰孩自己藥片則為療治嬰孩尋常各症之妙品此兩種靈藥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紅色補丸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嬰孩自己藥片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且得郵送男女衛生小書函索立即郵呈可也

弄墨如脂豪素寄情无限秋如
天涯訴与飄零如縮同心雙結
十年夢覺笑挑老陌情、東風
狂記當時靨跡重惜花心付隨
身吟篋以徹色空無礙分解
塵根水波雙絕莫怨恩殊耐
幾多炎熱蝶蛾舊契傳教綺
語剷除枯華便悟香郎唱泥
紫喻禪心西相忘凡月

丙翁居頽李息霜有塵影事

卷子調寄石州慢

戊午秋李岑薜山裝慶



前

塵
(夏)

影
丐

事
尊

卷
先

子
生

之
(藏)

七

高陽臺

聞息霜披鬢入山為之悵惘適千里見示題朱慧百香
頻香畫卷之作奉為息霜所藏今歸以尊因題

衰柳碧秋嚴霜擊夜人生可耐淒涼埋墨留
痕瘡情還懺空王風花漂泊人間世問鬢勇天
度清來鎮言聊說與閒然銷盡年芳

嬉

春屨履當時佳又暮甚言綠遍一片斜陽殘
紅
猩然脂未洗脣香西湖千古銷魂地認落花水
西文章怕分題淚滿青衫啼老紅粧

江寧陳匪石初棠

陳匪石

前塵影事卷于之八



絃邊

張慧劍

1932

正在開行的摩托車上，有四個人談笑甚歡：其中兩個是畫家，一個是兼營彫刻業的新派詩人，另一個獨含幽默的意趣，在衆人中具有一種特別的風采的，乃是C地的青年小說家陳君；新近到S地來游歷，由他那三個友人招待。

「陳君，過不慣我們這種浪漫的生活吧！」

小說家注視那發話的一個畫家，似乎想在他神氣裏探索出一種什麼隱闕，然後平靜的說道：「不，這種生活，正是有濃厚的興味，我在C地也喜歡常常這樣的尋樂。」接着又反詰似地說道：「徐君，你怎地？你認爲我是一個不懂人生意趣的人嗎？」

徐君哈哈的笑起來，伸手到皮喇叭旁邊，用力捏了幾下，大聲的詔告汽車夫道：「轉灣！轉灣！太平洋飯店去……」擠在他身邊的詩人樓君，卻堅決的表示反對：

「算了吧，不預備打沙蟹，太平洋去有何意味？要使陳君消遣消遣這個長日，我那公司裏不比太平洋來得清靜些嗎？」

陳君目送兩旁如飛的倒退下去的熱鬧商舖，漸使他厭惡這種境界；因為渴想嘗享一點點兒靜趣，便附和樓君的意見：「正是，到樓君公司裏去坐一坐，確比到太平洋飯店去好，徐君，你意思怎樣？」

「好啦！你先生既贊成老樓的話，還有什麼說的！」

「我知道。」另一位畫家孫君，狡笑的看了徐君一眼，繼續說：「想叫局——公司裏也一樣的辦得到，難道老樓的漂亮辦公室，倒弱似那太平洋飯店的搭腳房間嗎？」

「你是個希聖希賢，不做壞事而又善於體貼人的人，回頭叫局，你可以不必多話，不要又搶着打譜！」徐君狠狠的警告孫君，他說話的聲音，含了極深的報復意味。

汽車夫很伶俐的獲得他們最後的意旨的趨向，將車開到一家美術公司門首停住。四個人從車上下來，樓君在前引導，從幾十道詭異的眼光底下穿過，折入一個小而精潔的房裏，房門上釘着「技師室」的一塊小銅榜。

一間很精緻的小房，卻滿現了一個藝術家輕率的應付他工作時遺留下的一種痕跡：不會彫刻完全的石像，大大小小堆滿了一桌，如霜的石屑，和一些小工具，錯雜的分布在桌上和架上；樓君先說了一番套話「髒得很！」然後勾引了大家的談話目的，注向美術一方面。

談話中間，大家忽然發覺了徐君的失蹤，但不久又很輕巧的發現徐君之歸座，樓君詰問他道：

「什麼地方去的？」

「打電話去。」

「一四七六，是不是？」孫君問時，微使他的頭傾側。

「唔，可以說是「是」的。」

「幾個，還有？」是樓君的問話了。

徐君伸出四個指頭，又迅速的偷覷了陳君一下，看他對於他們的談話，有沒有探究的興味；陳君忙也插入一句：『太多了吧！』這不啻是陳君加入他們戰團的宣告，大家都非常的高興。

繼續去談美術，經過了很長的時間，大家的談興，還未間斷；而且目標也未移動。孫君卻在彫刻架上尋出一把小刀，靜默的去削鉛筆，不時用機警的斜視看着徐君。漸聽房門外有細微的步履聲。

「來了！」

「猜猜看是誰？」樓君和徐君同時說。

「水蜜桃！她住的靠這裏最近。」孫君藏起鉛筆，說了一句，便立起身來。

簾幕很快的一動，接着又打了個迴旋，一個微胖而身段很伶巧，裝飾雅很馴的女子；似乎想用一種掩襲的策略，趁房裏人不備時直鑽進來。在這時，孫君大喊一聲「立正！」

女子戲弄人的計畫失敗了，反被孫君立正的喊聲嚇了一跳，同時她發現陳君的一付生面孔，高高的供奉在一張搖椅上。她即刻恢復了她本來的神態，惡狠狠的，看着孫君說道：「小鬼嚇死了人當心償命！」

「水蜜桃，快到這裏來，這裏有一個水果客人，正等着你看貨樣哩。」躺在沙發上的徐君開始說話了。

「呸，什麼水蜜桃，你纔是水蜜桃！」

但水蜜桃終於走到徐君這一邊，溫雅的向陳君笑了一笑，陳君忙起身問訊：「還不會請教芳名……」樓君代答道：「水蜜桃！」

水蜜桃對於水蜜桃三字，不再表示什麼反抗，趁勢在陳君身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徐君像看見什麼可笑的奇跡一樣的快樂，拍手笑道：「看！水果客人還不會看準了貨樣，水蜜桃先認定了主顧了，看這是多嗎有趣的一個坐勢！」

水蜜桃有些惶然了，她雖用頑強的意味，仍保持她那一種坐勢；而神氣中，已顯出地位不會確定的不安。同時陳君也被擺佈的有些慌張的神致，徐君和樓君只相視而狂笑。走直線的毫無意識的笑聲，瀰漫了一室。再看孫君，正用鉛筆在一張香紙襯紙上，很忙的塗寫着。

不知是誰說了一句關於吃飯的話，大家慢慢的又從吃飯批評到S地餐館的優劣點上。水蜜

桃沒有插口的機會，便立起身，走近孫君身邊，看他在畫什麼；只看了一眼，趕忙伸手去搶，孫君先一手搶過去藏了起來。水蜜桃訓飭似的說道：「小孫，你敢再畫……」孫君得意的揚着這張紙，用讀詩的腔調，一字一板的唱道：「在這裏呢……在這裏呢……你奈何他……你奈何他！」

正談着吃飯的三個人，被這小小的騷動，擊破他們保持了好半晌的安靜的空氣，樓君先問道：「小孫，你這壞傢伙，又是在打譜嗎？」

「拋過來！」徐君提醒他。

搓成一個小紙團的東西，飛到徐君手邊，展開來一看，徐君便哈哈的笑起來，樓君雖未去看，但也一樣的會意似的笑着。陳君雖略略明瞭他們的笑，頗不利於他本身，而終竟忍不住也伸過頭去看：

果然是一幅很滑稽的速寫畫，畫着陳君自己坐在搖椅上，水蜜桃密近的偎着他坐，陳君手指間夾了一枝紙煙，戴上巨框的眼鏡，神氣很活躍。水蜜桃正斜身注視他，——旁邊另加了西文對話道：「老實說，你中意我嗎？」「中意得很中意得很！」

陳君只有哈哈的笑着，希望用自然的坦白的應付，鬆緩這緊張的狀態。還是樓君覺這種惡諛，不應當施之於陳君，便向徐君說道：「別再鬧了，那三處也得去個電話催一催。」徐君聽了，忙出室去，樓君也到前面找人去買食物，孫君卻抬起了徐君拋在地板上的畫紙，重去塗寫。

這時有談話或對視的機會的，只陳君與水蜜桃了！陳君經孫君這一番撮弄，不知不覺增加了幾分對於水蜜桃的注意，趁這時看了她一看：白淨的面孔，和動人的身段，似有一種沉浸在妓女的洗禮中很久時候的氣息，直撲入看者的眼和鼻裏。陳君不覺好奇的在自己心中，找到了這樣的一片怪思想：「看她左耳上有痣沒有，」半分鐘後，他在她左耳上尋着一顆很小的紫痣；於是慢慢的從她笑渦，唇角，和眼神上，構成一個回憶的影象。

突然的，水蜜桃將頭移轉向陳君這邊來，兩眼注視着陳君，然後用側擊的目光，斜瞟了坐在對面的孫君一下，——一個非常神祕而可愛的斜視，不覺使陳君在回憶的影象上，又得了一部分的證明。正在這時，打電話的徐君，忽又闖進房來，大喊道：「寂寞！寂寞！老三先唱兩齣吧！」

孫君停止畫的工作了。陳君重複逃入冷靜的狀態中去。水蜜桃則微微的披一披嘴唇。嫻嫻的

立起身來，從牆上取下一把破舊的胡琴，將她坐的小椅兒，換一換方向，然後說：「大少爺愛聽什麼調兒？」徐君嚴肅的看了陳君一下，問：「水果客人怎麼說？」

「我什麼都不懂，什麼都愛聽！」陳君說時略覺不高興。

「唱唱！唱唱珠簾寨！」樓君從門外直嚷進來，他手裏捧了兩個玻璃盤子，一盤巧格力糖，一盤切好了的梨片。

嚴緊的琴聲，和低而快的歌聲，不相配合的混雜着響起來。在胡琴聲抽送得最忙時，有一種無聲的靈感，流出於聲韻以外。陳君趁大家都注意歌聲時，重復看了水蜜桃一眼：從她自拉胡琴的神態中，平整的安放了一片回憶在他腦筋裏，他立刻感覺不安，便扶着頭苦苦的想着。

——這樣的一片胡琴聲，在若干年前，他是常常聽到的；並且是獨個的享受，不容有第三個人的耳朵，享受到這美妙的聲音。他那時的年紀，也已記不正確了，大概不出十二三歲。因為一向就禁錮似的寄居在他舅父的村莊裏，造成他一種缺少發展觀念的壞脾氣；雖然是十二三的童子，依舊很蠢，毫不像一個將近成年的童子那樣伶俐。舅父的一家都不喜歡他，他也絕不愛戀他們，如沒有

必要的關係，他不向任何人說話。

——生活在這種簡單的情形下，他只有一個消遣，也只有一个安慰；每日除去讀書時候，他消耗大部分的光陰，在一方小塘旁邊。垂柳幾株，被曲折的水堤襯映，成了一所小而清靜的自然之屋，他每日消遣於此。捉魚仔，採菱角，栽楊枝，都是他排日消遣的課程。他從極寂寞之中感受到與會，又從極與會之中感受到寂寞；最後他被寂寞和與會融冶成一種不可說的木強的情感，對於一切，總用驕傲和孤僻的心情應付着。

——有一日，他如例到塘邊來，用一個玻璃瓶，和一個紗製的小濾水器，去捉魚仔戲耍。他的面影，投入這碧淨的水中，比什麼還清爽的反映出，他樂了他只顧向自己的影子癡看，忽見水面微微發皺，似乎被遠處來的水激動了而現出波紋，他詫異似的想道：「誰激動這水？這裏有誰來？」他又抬頭看了一看，四圍靜悄悄的不像有什麼人，他信口詛咒了一句，取過濾水器，自去向水中撈摸。不到一分鐘的光景，耳邊似又聽到一陣水聲，——一陣風與水相摩擊而發出的清細的聲音。他忙又抬頭去看，離自己身邊約有五碼地面，一雙雪白的脚，正自一上一下，在水中洗着，上半身被柳絲掩

映着看不清楚。他禁不住有些生氣，他忘了這雙白腳，不是一雙尋常的綠色的腳，他罵起來道：「什麼人跑到我這裏來！」

「倒不曉得這裏會是你的地方哩！」跟着這尖利的回話，便見一個幼女的面孔，分擘開柳絲，呈露在他眼前。他依舊強蠻的呵斥道：「快走！不准你在這裏，快走！」

一雙白腳迅速的縮回去了。幼女似乎接受了威嚇的退讓，他在這頗苗條的背影漸漸去遠的時候，忽然一個新感覺，占領了他的意志；低低喊了一聲「回來！」雖然他的聲氣很低，而且神氣木強，和對一塊石頭說話一樣，但那幼女已走回他身邊。

立刻，立刻的他們成爲朋友了，男孩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小貓——你呢？」

男孩答過了她的問話，重復推測似的問道：「你十歲了吧！」

女孩點點頭，於是他們一共進行捕魚仔的工作。他漸漸覺得這個小伴，有牽繫他心意的一種特殊的力量，每每在她建議做另一個新工作，或反對他主張的一個新工作時，他竟不能表示一些

反抗。她說：「魚仔放了吧！」他就將魚仔一齊放入水中，她說：「回去吧！」他就和馴羊一般，跟她走出林外。

這一次相會的結果：家世上，他探知她是東村黃大媽的小女；形態上，他認出她左耳上有一顆紫痣；技能上，他知道她會一手胡琴。

如此的常常相會，有一次，他懇求她道：「將胡琴拿來，拉給我聽。」十分鐘後，她拉出的一陣無秩序的胡琴聲，在他耳邊響起來。雖然琴是小而粗陋，琴聲是雜亂而不合腔板，但他終竟被征服了；他在稱許過她的胡琴後，想出一個疑問：「這琴，村裏是不多見的，你怎麼會拉？並且拉得這樣好？」

「陸家姊姊教我的。」

「陸家姊姊是誰？一個聰明人嗎？」

她高興得笑起來，用手一比，像比方一個什麼偉大的東西，並說道：「聰明的，是——媽告訴我：陸姊姊在城裏住，會拉會唱，並會賺錢，她上次回來，帶了多多的錢給她媽，並給我這小琴，同時她教會我了拉法。」

「那她是一個聰明的人了！」

女孩忽然像想到什麼拂意的事，憤憤的說：「我問媽：我大了也能像陸姊姊一樣的賺錢嗎？媽罵我下賤，並說我們不能比人家：這是爲什麼呢？這樣的欺侮我！」

男孩有些瞭然了，勸慰了一番，他們重復去遊戲。男孩留神女孩裸露的肥白的腿部，不時的發顫，似乎筋骨正在抽搐着，他因此生過一次奇妙的玄想——爲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攻入他腦槽的一個妙想。

.....

他們這歡樂的情境，不久便被打破。他由舅父的介紹，進城去讀書，從此不知她的消息，而且也曾未生過想探聽她消息的意念。他恍惚從鄉中來人的口中，得過她一些破碎的報告；在兩年以前，他往C地教書，且並聽人說「她逃了！」爲什麼要逃？逃向什麼地方去？他不知道，也不想查問——就想查問，也實無從查問。

水蜜桃的歌聲和絃索聲，只顧扇動着這室裏的混濁的空氣，陳君卻只顧努力追求他回憶的

全般的印象。最後，琴聲歌聲戛然而止，徐君樓君同聲喊「好！」水蜜桃聳一聳肩頭笑了，陳君也不覺在他臉上皺出一些笑容來。

大家吃着梨片和糖，似乎都很高興，陳君暗地觀察水蜜桃的神氣，似已全然的不認識他。本來他在這十幾年間，面貌和體態，已有很大的更變；而且男性的變遷，終和女性不同；雖然他也是十多年不曾見面的人，而眉尖眼角，到底總留下一些痕跡。

不久，徐君打電話招邀的幾個局，陸續的來了。男的女的，無忌憚的互相嘲弄，就中徐君最忙。陳君和水蜜桃已退到目標以外去，他們不自覺的擁合着坐在一處。

一個膚色很白，肌肉很發達的妓女，被包圍在孫君和徐君的手臂之間。

「放了我喲！」

「一個條件——只懂不懂？」孫君說時，打着一種手勢。

「呸……」這妓女終竟很狡猾的從孫君臂膊中間逃將出來。

「這裏還有一個！」一個年紀很輕，面色不白，似乎還不慣於受這種玩弄的妓女，被徐君抱到

孫君身邊，他們倆繼續的採用那種包圍的形勢，很快樂的鬧着笑話。

「放了我喲！」

「這回別說 King 了，老實些，——」徐君一面說，一面做眉眼給孫君看。

「年紀輕輕的，怪可憐的，放了他吧！」樓君出來打圓場，於是那小妓女也被釋放了。

「還有，——」徐君兇狠的用眼四面看了一轉，水蜜桃忙蹙縮起她的身軀，緊緊的偎倚着陳君；徐君的目光，只這麼一擦，低低的說了一句：「看水果客人面！」水蜜桃也算被赦免了。

在第四個受難者圍困在徐君和孫君的玩弄中時，有人在房門外喊道：「樓先生，有電話！」樓君去了不久，重進房來喊陳君去，說：「李君要和你談話，」於是陳君也如逢大赦的，離開了這「作壁上觀」的地位。

陳君在電話中和李君談了好久，忽然房裏嘈的一聲，絃索聲又響了起來。陳君將聽筒掛上，方待重進房去，一陣郁烈的白蘭花香，圍裹着一個妙人兒，迎面走來，是水蜜桃！

水蜜桃走近那電話房的門首，停住腳，四面狼顧了一下，將一張小小的卡片，塞在陳君手中。經

過了短時間凝重的對視，一對瑩瑩的癡滯的目光，包含了知會，諒解，誘惑，警告的種種情緒；最後她低聲說：「不要告訴媽媽……」他們便這麼的分手了。

被壓在重大的激刺和濃摯的哀感之下的陳君，垂頭喪氣，走回房裏去，他不願意這一齣戲這樣的結束。他記得那張被塞在他手裏的小卡片，好像印有一道花邊，和許多細碎的字。他很想悄悄的拿出來一看，但嘈雜的絃聲，只自在他耳邊沸動，一種特殊的心理，鎮壓住他微茫的願望：他低低的歎了一口氣。那張小卡片，在他手裏揉捏成一個小紙球，幾秒鐘後，從他手裏滑墜到他腳邊的痰盂裏去了。漸漸的沉沒到水底，然後在水面現出小小的圓渦，很快的斂合着，彷彿簽給了一張水葬的回單！

太平天國新曆補記

(編者)

關於太平天國曆法事。前已三紀於本雜誌。昨承何柏丞先生以「談浙」一條見示。亦清咸同間人紀太平曆法事者。可以供吾人之參考也。

原文云。

「洪逆造僞曆。以三百六十六日爲一年。單月三十日。雙月三十一日。立春、清明、芒種、立秋、寒露、大雪、俱十六日。餘俱十五日。謂當今天日平均圓滿。無一些虧缺。皆天父排定。無吉凶宜忌。而又改丑爲好。改卯爲榮。改亥爲開。」

按「談浙」爲許瑤光著。許於清咸同間宦遊兩浙。其書所記多浙中事。此條見於該書卷四談災異門。

新詩集

文學
研究會
叢書

童心

一册五角五分

王統照著 本書係王君的新詩集王君六年來（民國八年—十三年）的詩歌全在這裏了他的詩多半是含蘊着哲理文筆幽婉而懷美有似長曼而斷續的笛聲

夏天

一册二角

朱湘著 這是朱君的新詩集他將兩年半來所作的詩選其半數輯爲此集他的作風是一種平靜而婉美的受有不少外來的影響尤其是英國的

爲幸福而歌

李金髮著 一册一元

著者是中國新詩壇上傑出的作家爲幸福而歌是他的第二詩集中充滿着愛情的甜蜜但同時又歌唱着尋不到「永遠」的悲哀詞句之娟麗實所罕見封面彩圖爲李君夫人却姐女士所作書中插有著者肖像並其自繪漫畫多幅

將來之花園

徐玉諾著 一册四角

此集分二卷一爲「海鷗」一爲「將來之花園」並附鄭振鐸的序言葉紹鈞的批評徐君的詩內容極充實文詞極清麗而每首似乎深印着人生悲哀的符號所以感人極深

商務印書館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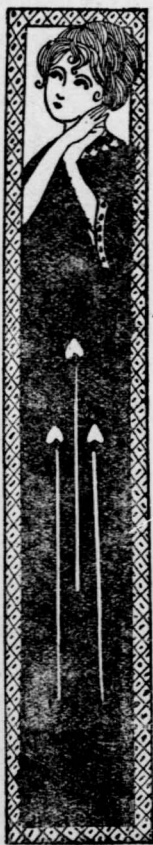
售出有均店貨百處各

品需必之中庭家為皂香攬棕



迎歡宜合不無幼老女男論不

司公攬棕號三第路東廣海上



杯中物

(法國莫泊三著)

唐小圃譯

住在埃普耳威攸的那位客棧經理鳩耳西闊先生，有一天，乘着馬車，來到村婆馬格拉耳的門前，便停住了。西闊的身材很高，約有四十歲的光景，通紅的臉，很大的肚子，可是人都說他是貪財而且吝嗇的人。

他把馬繫在門柱上，便走進院中去了。他爲甚麼來訪這個村婆？原來村婆有一塊不大的土地，和她所住的屋，地面相連。西闊也不是因爲甚麼，却看中這塊土地了，他早就想把這塊地買到自己的手裏，所以屢次向這村婆商議，也不知商議過幾十次了；可是這個村婆，異常固執，不論如何，她是不肯出賣的。每次一向她商議，她便嚴詞拒絕道：「我既生在此地，我將來還想死在此地呢！祇要我

生存一天，這地是決不出賣的！」

西闊這次來到村婆家中，剛走進去，就看她坐在房門口，削馬鈴薯的皮呢。她已經是七十二歲的老人了，身體瘦小，萎縮得像是已經乾枯了一般，腰背也非常彎曲；可是她的精神甚佳，像個小姑娘似的，決不顯露龍鍾的狀態。

西闊坐在村婆的身旁，一邊撫着她的腰背，一邊用那親切而且和婉的聲調問道：「老太太！近來怎麼樣？身體還是很康健罷？」

村婆說道：「謝謝你！我還是頑健如常啊！因為我沒有甚麼不足的，所以也沒有甚麼希望；您的貴體，也很好罷！」

西闊說道：「我謝謝你！我還是照往日一樣，不過我時常犯風溼病，非常的苦痛。若是沒有這種病纏擾着我，我也就沒甚麼不足的了。」

村婆也順口說道：「是啊！若是沒有病，那是再好沒有的了。」

她說罷，便停頓住，再不言語了。西闊在這個當兒，便直着眼睛，看她怎樣的工作。祇見她那又彎

又曲，如同蟹爪一般的手指，雖像是很堅硬的，可是工作起來，不但熟悉，而且活潑。她用左手從提桶裏取出馬鈴薯來，就用右手拿着一柄陳舊的小刀，削剝薯皮，一會兒的工夫，就削下一條細長的薯皮來，隨手把削過的馬鈴薯，向水中一拋，真是非常的敏速。她飼着三隻小雞，那小雞，見她削下薯皮，便輪流着跳在她的前襟上，去啄那削下來的薯皮，及至啄着薯皮，就見牠的兩爪，用力一登，連飛帶跳的就逃了。

西闊望了多時，始終沒得到說話的機會，他臉上的神色，當然是不能十分鎮靜；又過了多時，他真不能忍耐了，便突然說道：「啊！老太太……！」

村婆說道：「哦！做甚麼呀？」

西闊說道：「我要問你，到底爲甚麼不肯賣這塊地呢？」

村婆說道：「是的，這塊地，我是一定不賣的！你怎麼又提議這件事呢？任憑你提議多少次，也是一樣，我終歸是不賣的，我勸你以後不要再談此事啦！」

西闊說道：「以後不談此事，固無不可，但是我這次同你商議，是因爲我想出一個絕妙的法子

來；這個法子，是與你我兩方面全是非常有益的！

村婆問道：「想出甚麼法子來啦？」

西關說道：「我想的法子，是你把這塊地賣給我，可是你照舊住在此處，並且這塊地，照舊歸你所有，你明白這個意思嗎？這個法子，多麼好啊！等我詳細的對你說！你要好好的聽着！」

村婆正在削剝薯皮，始終也沒住手，可是她聽到此處，却不由得住了手了；並且她的眼睛，在那枯草似的眉毛之下，屢屢向西關的臉上察看。於是西關便接着說道：「這個法子，多麼好啊！你好好聽着！我打算每月送給你一百五十個佛郎，喂！你明白不明白？我每月送給你三十個克拉溫，這麼一來，於你的生活上，一點兒——真是一點兒也不致發生變動，你還是和現在一樣，這個家，依舊是你的家。這件事，若是仔細想想，可以說是於我毫無所益；可是你有一件必須的事體，甚麼事體呢？就是每月必須從我手裏取錢！你想這個法子，管保合你的意罷？」

他說罷，便用很好的神色，望着村婆，與其說是很好的神色，不如說是很親切的神色，較為妥當。這麼一來，反倒引起村婆的疑心來了，她心想，這其中恐怕包藏着甚麼詭計罷？所以她望着他的臉，

說道：「這個法子，誠然是於我最爲有益，但是這塊地，豈不就歸了你了麼？」

西闊說道：「這件事，請你不必掛心！祇要你生存一天，你就在此處住一天，此處總是你的家！不過要你在公證人面前，立一個字據，言明你死了以後，此地轉讓於我，並且要你在字據上簽個名。你想這夠多麼好啊！好在你也沒有弟男子姪，祇要你一個人願意，萬事皆無，你想想！你總該願意罷？你未死以前，一切照舊，可是我每月送給你三十個克拉溫，從你那一方面說，真可謂憑空發財了！」

村婆聽了西闊的一番話，不由得呆呆的發愣，與其說是發愣，不如說是躊躇不安。總而言之，她的確是心動了，但是究竟應允與否，一時不能決定。她思索多時，纔向西闊說道：「現在所談的，固然是不錯，但是我必須仔細考慮一番！請你過一星期，再到這裏來談談！到那時，我一定有確定的回答！」

西闊聽了村婆的話，立刻歡喜非常，如同國王戰勝了皇帝一般，高高興興的回去了。

村婆馬格拉耳，對於此事，總是在心中盤算，所以這一天的夜裏，也睡不着了，連一會兒也沒睡。從此一連四天，無時無刻的盤算，可以說這四天的時光，就在盤算之中度過去了。她仔細想，這種辦法，於自己有甚麼不利益麼？反覆的思索，總想不出於自己有甚麼不利益來。她又想，如果就這樣約

定，從此以後，每月甚麼事也不必做，就能得三十個克拉溫。這不是和從天上降下來的一樣嗎？她想到此處，立刻就覺着前襟的衣袋之內，嘩郎嘩郎的錢響，直把她樂得忘其所為了。

村婆到公證人事務所，向公證人說明這件事，公證人也勸她應允西闊的請求；但是公證人覺着這項土他不論怎樣的廉價，也值六萬佛郎，所以勸她向西闊要求，把每月三十個克拉溫，改爲每月五十個克老溫。他說道：「假如你從今天以後，還能生存十五年，那麼，西闊那方面，在這十五年之中，也不過支付四萬五千佛郎而已；所以你很可以向他要求每月五十個克拉溫。」

村婆一聽公證人說，可以要求五十個克拉溫，因此更樂了，一時把她樂得渾身發抖，但是她終恐西闊暗藏着甚麼詭計，不能十分放心。所以她此刻也忘了回家，在公證人的事務所，坐了多時，尋根問柢的向公證人請教；最後便託公證人，替他定立了一個字據。她把事辦完，心中非常的舒暢，好像是新飲了四瓶林檎酒一般，一邊走着，一邊搖頭，緩緩的回家去了。

西闊果然過了一星期，又到村婆的家中來了。西闊以前來到村婆家中，總是立於請求的地位，惟恐村婆不肯應允；但是這一次，却與以前的景象不同了，他們互換了地位了。原來村婆已經決定

應允西闊的請求，但是每月五十個克拉溫，反倒要向西闊請求，並且憂慮西闊不肯應允了。她心想，倘若西闊不肯應允，我就連連的請求，務使他應允而後已。於是她把每月三十個克拉溫，改爲每月五十個克拉溫的請求，提出來了。

西闊一聽村婆的請求，不由得呆了，略略思索，便正顏表示拒絕。但是村婆却要表明所以要求每月五十個克拉溫的緣故，她對西闊說道：「你要知道！我已經沒有多長的壽命啦！真的！我至多也不過再活五六年而已！我現在已經七十三歲了，這樣的年齡，已然是老得不堪，並且身體也漸漸的弱了，旦晚之間，就許死了，也未可定啊！」

她雖然這麼說，但是西闊是不受騙的，他說道：「你不要這樣說呀！你說你的身體，漸漸的弱啦？我覺着你的身體，比教堂的塔還要堅固，真是康健極啦！你說你旦晚就許死，那更不能了；或者我竟先你而死，也未可定啊！」

他們就爲這克拉溫的數目，整整的磋商了一天，村婆一方面，是絲毫也不肯讓步，到末了，西闊祇得承諾每月給她五十個克拉溫；可是村婆貪得無厭，又向西闊要求十個克拉溫，作爲定錢。

過了三年以後，那村婆，還和三年前一樣，並不加增一點老態。西關到了此時，可絕望了。他心想每月給錢，恐怕再給五十年，也未可定。他覺着喫虧了，被騙了，真是懊悔不堪了。他有一天，依舊乘着馬車，來到鄉間，恰巧遇見那村婆，他用那察看的眼色一望，祇見她自飲自食，安居度日，恰如當七月初收穫的時候一樣的快樂。他望見村婆如此的康健，真是大失所望啊！他看罷，立刻乘車而回，歎息着自言自語的說道：「這個老東西！怎麼永遠是這樣的康健哪？」

他見村婆康健猶昔，恨不得把她捉來，用一根繩子，活活的絞死。他厭惡她，達於極點了，如同厭惡竊賊一般；因此從他那殘忍心中，想出種種對付村婆的方法。

有一天，他又到鄉間，見那村婆來了。他這一次的神色，和他起初與村婆商訂字據時的神色一樣，不但和婉，而且親切。他對村婆說道：「老太太！我很盼望你到埃普耳威攸的時候，務必到我的客棧去喫飯！因為我們既訂了那種契約，衆人多不瞭然，難免妄加猜度；或者簡直的不知我們的交情，這是很不相宜的。所以我盼望你到我那裏去喫飯，使衆人都知道我們的交誼甚厚，豈不很好嗎？要知道！你如果肯到我的客棧去喫飯，是不必出飯錢的，連一文錢也不要你的！不論何時，千萬求你

賞光，我是非常歡迎的呀！」

村婆馬格拉耳，不待西闊第二次的勸請，便決定到他那裏喫飯去了。恰巧第二天，是集市的日子，她便乘了馬車，向集市進發，到了西闊的客棧，毫不躊躇，便指揮着，把馬車趕入客棧的馬號，她居然如約光降了。

西闊一見村婆來了，真是非常的歡迎，他歡迎這個村婆，就像歡迎貴夫人一般。他特意預備許多好菜款待她：如燒雞，黑補丁，羊腿，燻肉，以及菜花等類，全是很豐盛的。但是村婆對於這些菜，幾乎全都不喫；因為她平日喫飯，非常簡單，也不過用菜湯和麵包兩味而已。

西闊雖慫勸她，她也不喫，不但甚麼都不喫，並且甚麼都不嗑，連咖啡她都辭謝了。

西闊見她不喫，便說道：「那麼，喫杯酒罷？我這裏有極好的薄藍地！」

村婆說道：「是的，酒也不能飲哪！請你不必費心啦！」

西闊立刻大聲喊道：「來呀！拿頂好的薄藍地來——要特製的——曉得呀？」

一會兒，僕役便取到一個細長的酒瓶，外面用葡萄葉子裝飾着，非常的美觀。於是開了瓶塞，斟

了兩杯，放在賓主的面前。

西闊勸道：「啊！請嘗一杯罷！這是極上等的！」

村婆爲使樂趣延長，所以緩緩而飲，像是細品酒的味道似的，一點一點的飲着。等到杯乾之時，對於最後的一滴，尤其慢慢的品味。她說道：「實在這真是上等的好酒啊！」

她的話還沒說完，西闊連忙又給她斟滿了一杯，她想辭謝，已經遲了。於是與第一杯一樣，仍是緩緩而飲，每飲一口，不過少許而已。西闊仍是慫慫勸酒，可是到了第三杯，她再也不肯飲了。西闊對他說道：「再飲一杯罷！這酒是甜的，和密耳克一樣，我一飲就是十杯，有時飲十二杯，也不覺得怎麼樣，真像飲糖水似的。這種酒，飲到口中，便蒸發而散，決不使人頭暈，與身體也非常相宜，不論飲多少，也是沒有妨礙的。」

西闊執意相勸，又加着村婆也實在歡喜這個酒，所以她雖然辭謝，結局仍是飲了半杯。

西闊故意表示親近，對村婆說道：「我們今天的聚會，我覺着你這個人，實在與我相投！我特意贈給你一瓶酒，以此爲我們二人交好的證據。」

村婆已經飲得有些醉意，她拿着西闊贈給她的酒，高高興興的回家去了。

第二天，西闊又乘着馬車，來到村婆的家中，從馬車裏取出箝着鐵箍的酒瓶，向村婆勸道：「今天這個酒，和昨天所飲的，是同樣的味道；來！我們嘗嘗罷！」西闊頻頻相勸，於是賓主二人，各飲了三四杯。當他臨去的時候，又向村婆說道：「老太太！今天飲得好罷？你祇管飲，飲完了的時候，我還給你送來呢！你千萬不必客氣！在我這一方面，可以說毫不在乎，你快快的飲完了，我更覺着歡喜。」

過了四天，西闊又來了。他見村婆正坐在房門外，就着菜湯，喫麵包呢。他湊在她的身旁，一聞她的呼吸之中，含着酒精的氣味，便知道她已經飲了酒了；於是他很歡喜的說道：「怎麼樣？我們不飲點兒麼？」於是二人各飲了三杯。

從此以後，村婆馬格拉耳，便漸漸上了酒癮。據村中人傳說，她獨自一人，是時常飲酒的，飲了酒便醉，醉了以後，便不論是廚房，也不論是院中，也不論是附近大道之旁，臥倒了就睡；所以時常像溝中的鯉魚一般，被人連抬帶抱的，運回家去。

西闊到了此時，對於村婆，已經不像往日那樣的親近了。村中的人們，一談到村婆，總是皺着眉

說道：『這樣的年老，又這樣的貪杯，實在是一件可慮的事，況且年老的人，一旦沾染嗜好，更無救治之法；恐怕她的結局，要因酒喪命啊！』

果不出村人所料，這年老的村婆，就在這一年的冬季死了。原來她在復活節的時候，飲得大醉，糊糊塗塗的倒臥在大雪之中；等到第二天早晨，被人看見的時候，她已經死去多時了。

村婆既死，她的土地，按照所訂的字據，當然歸西關所有。西關接收這塊土地的時候，說道：『這頑健的老太婆，若是不飲酒，再活十年，也不算新奇呀！』（完）

深夜讀書

（君南）

夜深了，母親已經熟睡；

惟有這案頭小鐘奏出滴滴……的調子，

彷彿殷勤地安慰我的寂寞。

文 學 研 究 會 叢 書

小 說

★ 新譯長篇小說

- 綿被……………夏丐尊 四角五分
 嘉爾曼……………樊仲雲 四角五分
 遺產……………耿濟之 三角五分
 Guy de Maupassant: L'Heritage
 一生……………林蔚南 一元二角
 Guy de Maupassant: Une Vie
 獄中記……………汪觀泉 六角五分
 O. Wilde: De Profundis and
 Balade of Raskolnikoff
 憂愁夫人……………胡仲持 九角
 H. Stude mann: Frau Sorge
 我的生涯……………李藻 四角五分
 L. Tolstoï: Ma Vie
 盲樂師……………張亞權 七角
 V. Korolenko: Stepo Muzuitant
 灰色馬……………鄭振鐸 七角五分
 V. Ropschin: The Pale Horse
 小人物的懺悔…歐式之 五角
 L. And euv: The Confessions of
 a Little Man
 ★ 新撰長篇小說
 一葉……………王統照 六角

芝蘭與茉莉…顧一樞 四角
 旅途……………張聞天 六角

★ 新譯短篇小說

莫泊桑短篇小說集 李青崖
 Guy de Maupassant's Short
 Stories
 (一)五角五分(二)(三)各六角五分

★ 短篇創作小說

慘霧……………許傑 九角
 超人……………冰心女士 四角五分
 海濱故人……………廬隱女士 七角五分
 瑪麗……………敬隱漁 三角
 春雨之夜……………王統照 七角五分
 縵網勞蛛……………落華生 六角五分
 空山靄雨……………落華生 三角五分
 線下……………葉紹鈞 七角
 隔膜……………葉紹鈞 五角
 火災……………葉紹鈞 六角
 小說彙刊……………葉紹鈞等 四角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魯豫農民種煙圖



香煙大三

大聯珠

高貴國貨



君吸國貨香煙，可助貧苦同胞之生活。蓋魯豫農人多以種菸為生也。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出品

no: 527.



巴維耶遊記 (法國杜德原著) (一)

董家濛譯

謝保羅先生本是巴維耶的少佐，那時正在荷蘭服務。他著了很多研究日本植物學的書籍，所以在科學界很有名氣；一八六六年春天來到巴黎，爲的貢獻給我們國家一個偉大的政策，內容大約是去開拓他逗留有三十多年的日本國（東方的一個國家）的計畫。召見之前，這位著名的旅行者——他雖然住在日本多年，仍帶着巴維耶的俗習——每天晚上常到郊外一座麥酒舖裏去消磨他的時光，並且帶着米里式（巴維耶的京城）一位年青姑娘。據他說是他的姪女。我就是在這酒店裏遇見他的。當他走進酒館的時候，他那七十二歲的嚴肅而枯澀

的面貌，長長的白鬚，寬碩的外衣，紐襟上的各學會的徽章，以及時而歡樂時而厭煩的怪神氣，往往使那裏面的顧客們回過頭來注意他。他立時尊嚴地坐下，從衣袋裏拔出一根黑蘿蔔來；隨着他領來的那位姑娘，——穿着短裙子，披着帶緋的圍巾，戴着旅行的帽子，完全是個德國式的女子。——就把她接過來，削成薄片，撒些鹽末，送到他叔叔跟前。於是他們倆相對着大嚼起來，很自然，很安逸。他們毫不覺得這種的吃法在巴黎是要招人譏諷的。他們果然是一對親愛的叔叔，實在令人羨慕。不久，我們全成了很要好的朋友。這位老頭子發現了我愛聽日本的瑣事的

癖性，於是他就求我去檢閱他的日記，我立時允許下了，因為我很願意敏捷地明瞭了他所講述的日本。可是這次的工作簡直煩雜到於極點，那一本日記幾乎全是用不規則的法文寫出來的，如同，他本要寫：『Les Grands poètes de l'Asie 亞細亞的大詩人』而寫成：『Les Grands poètes de l'Asie 亞細亞的大匣子』又如：『Japan 日本』寫成『Chapon 沙本』了……不但這樣，而且在五十行之中，一個標點符號也沒有，簡直使人家念的喘氣都喘不過來了。但是作品的內容還不算壞……這是很對的，這麼古怪的一個人，這麼有趣味的一件作品，使我把工作的煩雜全忘於九霄之外，當着召見的命令下來的時候，這本日記也差不多閱完了。

這位不幸的老謝！我目擊他到崔勒利（法國的皇宮，建於一五六四年毀於一八七一年）去的，胸前掛滿了寶星，把那件除掉有大慶日纔從箱底抽出來的少佐制服也炫耀得金光四射。當他移動那雄偉的身子的時候，雖然他時時噓出「唔唔」的聲調，但是由於那兩隻顫動的胳膊，同那隻因為用功和飲酒過

度而發紅的鼻子，現在驟然變成很慘白了的緣故，我總覺着他是很感動的……當天晚上，他回來了。他很喜歡地對我訴說拿破崙第三如何的接待他，如何的同他談了五分鐘之久，並且說，他用最漂亮的口氣回答他道：『好，讓我細讀一讀，讓我考慮考慮……』不過如是，這位慙直的老頭子就以爲是無上的光榮，於是他把這回事揭登報章。我難於對他說明參議院正在核察他的著作，這次的檢查不知要延長多少的時間，與其老在這裏空候着，反不如先回到他的家鄉去好哩。我的觀察終於被他所信服了。當離開巴黎的時節，他對我說，爲的報酬我檢閱那本日記的辛苦，他將來一定要送我一部叫做「喪明的皇帝」的本悲劇，這是一本很珍貴的作品，歐洲人還沒有見過的，並且是他特爲他的朋友馬爾伯先生譯出來的。讀者！這就是我的朋友要送給我的一件真摯的禮物。

可惜他走了沒有幾天，德意志就起了戰爭，因之這本悲劇的音信也就杳然了。不久，普魯士的軍隊進犯威爾斯埠同巴維耶，戰爭的混亂，同愛國心的刺激，必然的，少佐會把這禮物給忘

掉的。可是我一點沒有忘了牠。奇怪！我想起這本悲劇，立時就聯想到戰爭；很想去察看察看到底是什麼樣的戰爭。這天清早，我終於決定向米里式動身。

我們談話充滿了血氣的民族！在戰雲瀰漫的中間，在八月的太陽之下，來茵河的附近，從克勒橋到米里式，仍然維持着冷靜的空氣。威爾塘埠的火車，嚴重地，遲緩地，把我運過了撒坡（一塊德國某公爵的采地），由火車的風窗遠眺散漫的野景，和山泉林石，以及零零落落的青草堆，同時窗外的涼氣陣陣地襲進車裏來。山坡上——我們的火車轉彎時看不見的那個山坡——很多個羊的村姑，穿着絨線的上衣，緋紅的下裳，佇立在羊羣之中，很像幾座險峻的山峯，她們的周圍繞着嫩綠的幼樹，簡直是一座天然富有松脂香的羊棚。遠遠的一排步兵，穿着深綠的制服，正在操演，腦袋伸的直直地，一隻腿空懸着，肩膊上肩着步鎗，這大概是拿斐親王的護兵。有時一二輛的火車蠕蠕地從警兵的身傍駛過，牠的速度也跟我們的車差不多，車上裝

滿許多貨物，同威爾塘埠的兵士，黑暗擁擠同柵車一般，可是時時從那裏面還透些軍歌的聲浪。當他們在齊湘橋作戰時，我們正在食堂裏休憩着，飽看着那些堂信機械的徽笑，同那付兇頑而可晒的面孔，飯單挂在胸前，面前排着一盤的罐頭肉；至於斯第加爾的皇家公園，熱鬧極了，擁擠着四輪的馬車，同騎馬的武士們；池邊的音樂隊悠揚地奏着萬勒思（日耳曼的一種跳舞）的調子。真的，四年之後的八月，我一迴憶到這些，或是一想及我所目擊的事物，如同這些迷途的火車無目的地走着，嚴酷的太陽像是要吞咽了牠的汽鍋，於是全部的火車都停止在戰場之中，鐵道全掘毀了，火車也跟着也陷入不幸的境地；以及法蘭西的版圖一天一天的縮小，同時東方的國界線也愈來愈短了，在那些棄掉的鐵路傍邊，同那些失陷了的城裏的車站，全堆滿了傷兵，他們在那裏被人們忘掉了，好像旅客的行李似的；我一起起這些，便覺着一八六六年普魯士同南部的國家的戰爭，是一種開玩笑的戰爭，我們也不願旁人對於我們能下如何的批評，本來日耳曼的兇狠永遠是不會自相殘殺的嗎。

這些情形，祇有到過米里式的機噠相信。我到那裏的那一晚，是一個很涼爽的晚上，天上挂着無數燦爛的星兒，整個的城垣幾有超出濁世的氣概。陣陣歡愉而混雜的喧鬧聲——如同旅行者腳底下攪起來的塵埃似的那麼混雜——在空氣中鼓舞着。半圓形而且陰森的酒窖的深處同麥酒舖的圓子裏的帶色的燈籠，炫耀着黯淡的光輝，人家到處可以聽見跟酒盃相碰的響聲，混雜在一起，敲着勝利的調子的鐘聲，和木機械發出來的嘆息……

我終於在一座與從前類同的麥酒舖裏尋見了謝保羅少佐，他仍然同他的姪女和那根黑蘿蔔在一塊。

屋角的那張桌子坐着外交總長同德國皇叔，他們正在喝麥酒。四圍，充塞着村民同他們的家族，和帶眼鏡的軍官們，以及戴着紅紅綠綠的制帽的小學生們，他們全很沈靜很嚴肅聽着甘致勒先生的音樂，有時凝視着煙斗裏噴出來的一縷一縷的青煙，一點不挂慮到普魯士的命運，假使牠一旦要滅亡掉。他看見了我，立時就顯着侷促不安，我相信他必定要把喉音縮的極

續微，爲的用法語同我談話。我們的四圍發出陣陣的低語：「法國人……法國……」並且同時我覺着各個的眼珠全在發灼灼的兇光。——「我們外面去！」謝保羅先生向我說。一到了外面，我從新又尋見了往日他所具有的慈祥的微笑。這位好朋友果然忘掉了他允許給我的物件。一半兒因爲他正忙於把他的關於日本的著作的版權售給政府，就是這幾個原因，所以他連信都沒有給我寫過。至於那本悲劇，還存在威爾慈埠的謝保羅夫人手裏，若是要到那裏去，又須向法國公使館領取護照，因爲普魯士軍隊漸漸迫近那地方，所以那裏出入全很不方便。當時我是如何地念想着那本悲劇，假使我不怕特維慈先生已經入疑，我必定當夜就跑到公使館去的……

第二天清晨，旅館的夥計把我請到他們特爲旅客們到城裏遊逛預備的小車裏；那裏面畫着許多有名的碑銘同街道，幾乎和旅行指南裏所畫的一模一樣。但是那時這些與我全沒有關係，只要把我送到法國公使館就行了。「法國公使館……」

夥計重複地喚了兩三遍。那位趕車的是一個很瘦削的人，披着一件綠襖，戴着一頂寬邊的帽子，他很驚奇這種新穎的差事怎麼會分派到他的車上，可是我比他還要驚異些。他向着熱鬧的大街跑去，一條很長的街道，兩旁排列着好些工廠，工人們的寓所，和狹小的圍園，經過好幾座城門，終於把我送到城外。

「是向法國公使館去麼？」我時時很墜虛地問他。

「是呀，是呀。」我們於是仍繼續着跑路。我很願意對他所指教，但是不成，我的車夫不懂法語，而我這時對於德國語也不過略識兩三個淺近的句子，比如向人家要麵包，寢床，同肉食而已；至於公使館方面的言語，簡直一字也不會。並且那淺近的幾個字，還許是唱出來的，不是說出來的哩，現在我可以說說唱的原因：

幾年前，我曾同一個老友——跟我一般閑散的一位朋友——作過一次徒步旅行，各人肩膊上全負着一只小箱，我們經過亞爾薩斯，瑞士，同巴特（德國的一鄉名）有些城池，我們祇賞識賞識那兒偉大的建築，就立時離開。我們時時走偏僻的小

路，當時也不知那條路通到何地，所以我們時常在曠野裏或人家屋簷之下露宿着；至於使我們能達到遊歷的目的，也不是他的力量，更不是我的助力，因為我們倆那時全不諳德國的文字。幸虧一本德文袖珍字典，——我們經過白里（瑞士的一城名）時買的——我們終於學了幾個很簡單很淺近的句子，如同 *Vis vollen trinkin bier*（我們要呷麥酒），*Vis vollen oogen keeg*（我們要吃奶油餅等類）；不幸，這幾個可咀咒小句子雖然像是很簡單，但是我們卻難於記住牠們。於是我們就想把牠們編成小曲，我們的喉音對於這些小曲卻很相宜，終於本子上面的字句全刻入我們的腦府裏。我們晚上到了卡斯登大旅館的時候，我們把肩上的東西卸下來，隨着就用很洪亮的聲音喚：

——我們要呷麥酒。我們要呷麥酒，嘿，我們要呷麥酒呵。

從那時起，我的德語漸有進步，因為我很有機會去學牠……我的單字也逐漸豐富起來，並且我能說話了，我不唱牠了……啊！根本我就不願意唱牠嗎……

現在，再回到我的車子身上去罷。

車子逐漸慢下來，忽然停在一條樹林陰翳，房屋參差的道

旁。

「到了……！」

他指着隱在槐樹裏面的一片房子對我說。

但是，我覺着裏邊很肅靜，並且公使館設在這種地方也稍嫌偏僻些。輪之一邊，安着三個門鈴，我拉動其中的一個，大門就隨着關閉跟着我走進一所很清雅的大廳，那裏面排着許多花草，地上滿鋪着地毯。六七個巴維耶的下女，聽見我的聲音全從樓上跑下來，很慢慢地排列在我的跟前。

我就問：「這裏是法國公使館麼？」她們來回細味了兩遍

這個幾字，跟着就大笑起來，笑的彎腰屈背，把欄杆搖的噠噠作響。我氣極了。又跑回車夫的身旁，想盡法子，做盡手勢，使他明白他鬧錯了，那兒並不是法國公使館。

「呵，呵……」這個瘦子機械地回答我。於是我們又回頭

向米里式去。

我們的公使常常遷移他的寓所，還是趕車的按着他們

車行的常例以為我也是到城裏城外去遊逛的嗎？一整個上午全消耗於米里式的街道上，為的尋找這座理想的公使館。經過兩三次的探詢之後，我就不下車來。那趕車的這兒走走，那兒跑跑，有時在這一條街上停止一會，有時也像是向人探問似的。我聽他隨意拉到任何的地方，我祇管領略我身旁四圍的景色：……多麼黯淡，多麼鬱悶的米里式的城市，寬敞的街道，一行一行的宮殿；過寬的街道時湧出勇武的回音，街頭的古玩鋪陳着黯黯無光的名人的石膏像。

街上有多少壯麗的圓柱，透明的風窗，壁畫，古埃及的尖塔，希臘的廟宇，門上全嵌着兩首用金刻成的詩詞！這些東西全很自強地極力表示出偉大的神氣，但是人家偶然望見高與天齊的凱旋門，立即覺着這些東西外表的虛榮，同內部的空虛。

(未完)



美髯國

(今鏡花緣之十六)

胡寄塵

多九公、唐敖等在唐風國裏，無意中遇到江村先生，做他們旅行的伴侶，大家在船上談談說說，格外熱鬧。關於唐風國附近的情形，當然，江村是很熟悉的。所以江村也就把這些事拿來做談話的資料。

他們開船走了幾天，離開唐風國還不十分遠，又發現一個海島。江村道：『那邊大概是美髯國罷！』

唐敖道：『美髯國？莫不是那邊的人都蓄着很長鬚鬚麼？』江村道：『這個自然，據說是當年虬髯客的遺風。』

唐敖道：「虬髯客！那是扶餘國了。」江村道：「不錯！當年稱扶餘國，現在改稱爲美髯國了。」他們正在說着，只見船已走近海口。多九公道：「江村先生！這裏果是美髯國麼？」江村道：「的確是不是，我不能知道。要到了那邊纔知道。」

林之洋插言道：「多九公！如果真到了美髯國，你的幾莖長鬚，可算是時髦了。」

多九公捋了捋鬚子，說：「我們大家是一樣。我們都有鬚子……」又回頭望着李二和江村道：「只不過他們二位太爲難了。」

多九公望着李二，這樣說着；李二全不理他，只管他說道：「我們船已靠岸了。諸位要上岸去玩麼？」

大家留心看，只見林之洋和李二已將船靠近岸邊，泊穩了。唐敖等正預備上岸，卻見岸上已先有兩人，走上船來。一長，一矮，生得太不均勻。那矮子開口便說：「請諸位慢一步上岸。我們是交通局長特派的檢查員，專門檢查進口的船舶。公事公辦，請讓我們檢查！」

唐敖和他爭辯道：「我們是從中國來的。我們是專來遊歷，船上又沒有甚麼違禁的東西。檢查

甚麼？唐敖說完，把臉沈下，表示出反抗的神氣。

那矮子檢查員道：「那是不行的。非檢查不可！」檢查員的語氣，也非常強硬。

多九公看得不服，照着他的老習慣，捋了捋鬚子，說道：「不讓你們檢查，又怎樣！我們自從出洋以來，也不知經過多少國，卻沒有遇見這樣苛刻的待遇。」

多九公這樣的說着，他的氣還沒有平；卻不料那矮子檢查員說出一句極奇怪的話來，把多九公、唐敖等都弄糊塗了。他說道：「你這老頭兒，鬼鬼祟祟；我問你：你的鬚子，是真的，還是假的？」

這句話，把多九公問呆了，半晌答應不出。就是唐敖、林之洋等，也不知道他問這句話是甚麼用意，大家都呆呆的互望着不開口。

還是那位長子檢查員，爲人很老練，而且很和氣，他起初是默默的不說話，這時纔開口說道：

「諸君初到敵國，不知道敵國的情形，這也難怪。原來敵國對於進口的旅客，本不十分苛待；只是現時的情形不同。諸君知道麼？現在敵國正鬧着「剪鬚風潮」。恰好你們五人之中，三人有鬚，二人沒有鬚，叫人弄不明白，不知道你們究竟是那一黨。所以不得不盤問一下。」

唐敖道：「原來如此！我明白了。但不知甚麼叫「剪鬚風潮」。」

那長子檢查員道：「這個還不明白麼！剪鬚就是把鬍子剪掉。不過，敵國有人贊成，有人反對，因此分爲兩黨。兩黨爭吵得很利害。昨天，保鬚黨首領前國務總理，還被人暗殺；幸虧沒有刺中。而剪鬚黨運動先驅者張慶年先生，又已失蹤。道路傳說，是被保鬚黨謀害了。因此，風潮越鬧越大。況且還有一種歹人，已翦了髻，偏要架上一副假鬚。這也很惹人注意。」那長子檢查員，說了這一番話，唐敖對於他們的嚴格檢查，和他們鬧風潮的情形，已有相當的了解。點頭說道：「原來如此！是怪不得你們要檢查。」

那兩個檢查員，齊聲說道：「是啊！怎樣能怪我們。我們並不是喜歡和你們開玩笑，我們是盡我們的責任。」

林之洋忽然說道：「這樣，要想上岸，恐怕是很麻煩罷！因爲我們有鬍子的，都免不了嫌疑。」唐敖，多九公聞言，笑了一笑。李二望着江村道：「江村先生！這樣情形，恐怕我們沒鬍子的，也免不了有剪鬚黨的彩色。怎樣好呢？」

唐敖道：「這話是對的。大家一樣的困難。」多九公道：「怎樣好呢？」

那長子檢查員道：「這確是一件難事。你們有鬚的，走上岸去，保鬚黨固然歡迎，而免不了被鬚黨所注意。你們沒鬚的，走上岸去，一方面歡迎，一方面拒絕，處境也是同樣的困難。」

唐敖歎了口氣，忽然又問道：「你們的國名，不是叫美髯國麼？」長子檢查員道：「正是。」唐敖道：「既以美髯著名，爲甚麼又要鬧剪鬚風潮？」長子檢查員歎道：「唉！因爲以美髯著名，剪鬚纔成了問題。不然，剪便剪，有甚麼爭執，更鬧不起風潮。只因以美髯著名，那些頑固的老輩，就要拚命的保守啊。」

林之洋繼續他前回說的話，說道：「這樣看來，我們上岸，怕很麻煩罷！」

長子檢查員聞言答道：「你們如沒有十分要緊的事，還是在船上多住幾天，等風潮平定了，再上岸罷！你們暫不上岸，我們也暫不檢查。如此，我們別告了。」

江村笑道：「不怕我們偷上岸麼？」那矮子檢查道：「沒有經過檢查，不會結你們的上岸證，任便你們的本領多大，上了岸，也一步不能行。」這樣的說着，管他們去了。這裏多九公等只好住在船

不上岸。

林之洋是主張開船向他處去的。唐敖道：「橫豎我們住在船上不上岸，沒有甚麼關係。何妨看看他們的風潮如何，再說。」江村也道：「況且今天時候已不早了，不如停泊在這裏過一夜，到明天看看情形再說。」

當晚他們就沒有開船，大家安宿在船上，無話。第二天一早，就聽見岸上喚着賣報的聲音。唐敖道：「好極了！有報可買，待我買一份看看，就可知道他們「剪鬚風潮」鬧得怎樣了。」

唐敖一面說着，一面跑出艙來，喊着賣報的人，隨便買了兩份報。一份名青年日報，一份名髯國新聞。走進艙來，自己拿着青年日報看，順手把髯國新聞遞給江村。林之洋也走過來，和江村同看。

唐敖把青年日報打開來，先看見前面的時評道：

剪鬚有五利：便於說話，一也。便於吃飯，二也。便於工作，三也。便於睡覺，四也。便於親吻，五也。有此五利，而國人不察，必欲保留之，吾誠不解矣。況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古人亦但言髮，而未言鬚。彼泥古者，亦可以恍然悟矣。

唐敖讀了這個短評，微微的笑了一笑，道：「他所說的前四利，理由到也充足。不過最後一利，乃是說說笑話罷了。」他又接着讀電報道：

保髯黨昨日在京開秘密會議。但內部意見不一，恐數日內將發生變化。可見「鬚閥」之命運，將不久矣。

又一道云：

京中吾黨，積極運動。仇鬚會總理，當衆演說，謂：吾黨應努力進攻，非推翻「鬚閥」，達到目的不止。云云。

又一道云：

西京敵黨，大起恐慌。多數已躲入外國使館，將藉外人之力，以保護其鬚鬚。且有數人，已入外國籍。

唐敖看了這幾道電報，不覺好笑起來。正要拿過去和江村同看，不料江村已先走過來，向唐敖大聲說道：「罵得好利害！罵得好利害！」

唐敖問道：「甚麼怎樣罵法？」江村把那髯國新聞遞給唐敖，說道：「請看他的時評。」唐敖一面也把青年日報遞給江村，自己看那髯國新聞上的時評。題目是可「以人而不如鼠乎！」正文道：動物有生而有鬚者，有生而無鬚者。無者不可強之使有，即有者不可強之使無。譬如鳧脛雖短，不可續也；鶴脛雖長，不可斷也。人之於鬚，何獨不然。且獨不見乎鼠乎！鼠，小獸也。生而有鬚，未聞其嚙而斷之。詩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其是之謂與！

唐敖看完，禁不住大笑道：「哈哈！這話到說得有趣！只是說到鼠鬚，未免是自罵自罷。」

多九公聞言，問道：「他們怎樣講？他們是專攻擊疎疎的鬚鬚麼？」說罷，拿手搔了搔他稀疏的鬚鬚。

唐敖含笑道：「多九公！你不要疑心。他們並不是說要攻擊你。況且你在這裏，算是外國人。照青年日報上的話看，外國人，他們是不能干涉的。所以那些保鬚黨，往往逃到外國使館裏去，甚至於入了外國籍。」

多九公聽了唐敖的話，還沒有十分明白，還在接續着問。江村卻走過來，說道：「唐先生！這兩種

報上的議論，剛剛相反。想各是一黨的機關報罷。

唐敖道：『這自然是機關報。你不見他們的措詞麼？對於自己，則稱吾黨；對於他人，則稱敵黨。分明各是一黨的機關報。只是在我們局外人看起來，兩方面雖都有理由，到底還是翦鬚黨的理由充足。』

多九公低聲說道：『這事你不必多說罷！如被保鬚黨聽見，豈不是又犯了嫌疑麼？』唐敖聞言，微微的笑了一笑，便不再做聲。

這時候，只聽見岸上有一陣呼喊之聲，自遠而來；好像是有數百人向他們的船上進攻一般。李二聽見，首先恐慌起來，說道：『這些人向我們這裏進攻，莫不是反對我們麼？那麼，不如趕快開了船走！』

林之洋也道：『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如果他們真是攻擊我們，那非走不可。』

林之洋說罷，也不待得到多九公和唐敖的答復，就忙同李二把船開了，掛起帆來，向西直駛。恰好是順風，走得非常的快；等到那些呼喊的人，走到他們前，先泊船處，他們的船已離岸好幾里遠了。

多九公等遠遠的望着那些人。一隊一隊，如螞蟻一般，直排了好幾里路。手裏都拿着旗子，如千萬蝴蝶，在空中飛舞。旗上寫的字，因為距離太遠了，看他不清。口裏喊的口號，也因為距離太遠的緣故，聽不清楚，只聽得一陣陣的大聲叫喊罷了。

江村道：「看他們的情形，好像是示威運動，和我們是沒有關係的。」多九公道：「說不定是來襲擊我們的，是把我們誤認做「鬚閥」。」

唐敖笑道：「這也說不定。現還不會知道來的人屬於那一方面。難道他們不是保鬚黨麼？那麼，和我們是同道了。」江村道：「如此，我和李二就遭災了。」

這時候，風愈吹愈大，那船如飛一般的向西駛去。片刻之間，已看不見岸上的人影。到底岸上那些人是做甚麼，多九公等還沒知道。只是，已經離開他們了，再也不敢冒險回去，探聽究竟。只得直向前行，預備再往別國去。（本篇完，全書未完；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期分解。）

涵芬樓叢書

唐 語 林	大宋宣和遺事	說 苑	韓 詩 外 傳	鬼 董 狐	世 說 新 語
四册	四册	四册	四册	一册	六册
七角	五角	五角	四角	三角	五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蔡子民先生著



石頭記索隱

附

錢靜方紅樓夢考
孟心史董小宛考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繡像

石頭記

洋裝二冊
二元六角

蔡子民先生所著石頭記索隱一書。

知其名者咸欲先覩爲快 茲特

用大號字精印單行本一冊。此書於清

初掌故敘述極詳 後幅附 錢靜

方孟心史兩先生紅樓夢考

董小宛考典贍翔實。一時無兩。洵不

可多得之傑作也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小說研究（六）

胡懷琛

（F）自傳

用自己的口吻，說自己的歷史，更要真確也沒有了。所以，作小說的，寫自己的事情，比較寫旁人的事情，更要深刻。因此，自傳的價值，也是很高的。

中國文學家，自己作傳的，首推司馬遷。史記中間的一篇自序，就是自傳。此外，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也就是自傳。此後，唐人白居易有醉吟先生傳，陸龜蒙有江湖散人傳，宋人歐陽修有六一居士傳，鄭思肖有一是居士傳，也都是自傳。而清人汪价的三儂贅人廣自序，洋洋萬言，更是好小說了。後來沈三白的浮生六記，尤爲自傳中的傑作。自司馬遷的太史公自序，至沈三白的浮生六記，自傳的變遷，不過是如是罷了。太史公自序和五柳先生傳，人家大都已看見過的，這裏不錄。三儂自序太長，

成了專書，這裏也不能照錄。只酌錄江湖散人傳一編，和浮生六記一段，以爲自傳之例。究竟江湖散人傳，偏於說明命名的理由，幾乎變了說明文。（六居士傳，一是居士傳，也是如此。）所以，最好的自傳，還是浮生六記。

浮生六記，是前清乾隆時蘇州人沈三白作的。本有六卷，今失其二，只贖了四卷。清末始有鉛印本，今有新標點印本。

江湖散人傳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爲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乃從而稱之。人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爲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爲雨，爲露，爲霜，雪。水之局爲滌沔，爲潢，爲汙。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墳不可以爲塚，甓不可以爲孟。得非散能通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爲散歌，散傳，以志其散。」

浮生六記之一節

芸素有血疾，以其弟克昌出亡不返，母金氏復念子病沒，悲傷過甚所致。自識愁園，年餘未發。余方幸其得良藥，而愁爲有力者奪去，以千金作聘，且許養其母。佳人已屬沙叱利矣。余知之而未敢言也。及芸往探，始知之。歸而嗚咽謂余曰：「初不料愁之薄情乃爾也！」余曰：「卿自情癡耳！此中人何情之有哉！况錦衣玉食者，未必能安於荆釵布裙也。與其後悔，莫若無成。」因撫慰之再三。而芸終以受愚爲恨。血疾大發，牀席支離，刀圭無效。時發時止，骨瘦形銷。不數年，而逋負日增，物議日起，老親又以盟妓一端，憎惡日甚。余則調停中立，已非生人之境矣。芸生一女，名青君，時年十四，頗知書，且極賢能，質釵典服，幸賴辛勞。子名逢森，時年十二，從師讀書。余連年無館，設一書畫舖於家門之內，三日所進，不敷一日所出。焦勞困苦，竭蹶時形。隆冬無裘，挺身而過。青君亦衣單股慄，猶強曰：不寒。因是，芸誓不醫藥。偶起牀，適余有友人周春煦自福郡王幕中歸，倩人繡心經一部。芸念繡經可以消災降福，且利其繡價之豐，竟繡焉。而春煦行色怱怱，不能久待。十日告成。弱者驟勞，致增腰痠頭暈之疾。豈知命薄者佛亦不能發慈悲也。

繡經之後，芸病轉增。喚水，索湯，上下厭之。有西人賃屋於畫舖之左，放利債爲業。時倩余作畫，因識之。友人某，向渠借五十金，乞余作保，余以情有難却，允焉。而某竟挾資遠遁，西人惟保是問，時來饒舌。初以筆墨爲抵，漸至無物可償。歲底，吾父家居，西人索債，咆哮於門，吾父聞之，召余詞責曰：「我輩衣冠之家，何得負此小人之債？」正剖訴間，適芸有自幼同盟姊，適錫山華氏，知其病，遣人問詢。堂上誤以爲憨園之使，因愈怒曰：「汝婦不守閨訓，結盟娼妓，汝亦不思習上，濫伍小人。若置汝死地，情有不忍。姑寬三日，限速自爲計。遲，必首汝逆矣。」芸聞而泣曰：「親怒如此，皆我罪孽，妾死，君行，君必不忍。妾留，君去，君不必捨。姑密喚華家人來，我強起問之。」令青君扶至房外，呼華使問曰：「汝主母特遣來耶？抑便道來耶？」曰：「主母久聞夫人臥病，本欲親來探望，因從未登門，不敢造次。臨行囑付，倘夫人不嫌鄉店簡褻，不妨到鄉調養，踐幼時燈下之言。」蓋芸與同繡日，曾有疾病相扶之誓也。因囑之曰：「煩汝速歸，稟知主母，於兩日後，放舟密來。」其人既退，謂余曰：「華家盟姊，情愈肉骨。君若肯至其家，不妨同行。但兒女攜之同往，旣不使，留之累親，又不可。必於兩日內安頓之。」時余有表兄王蘊臣，一子，名韞石，願得青君爲媳婦。芸曰：「聞王郎懦弱無能，不過守

成之子，而王又無成可守；幸詩禮之家，且又獨子，許之可也。」余謂蓋臣曰：「吾父與君有『渭陽之誼』，欲媳青君，諒無不允。但待長而嫁，勢所不能。余夫婦往錫山後，君即稟知堂上，先爲童媳，何如？」蓋臣喜曰：「謹如命！」逢森亦託友人夏揖山轉薦學貿易。安頓已定，華舟適至。時庚申之臘二十五日也。芸曰：「孑然出門，不惟招隣里笑，且西人之項無著，恐亦不放。必於明日五鼓，悄然而去。」余曰：「卿病中能冒曉寒耶？」芸曰：「死生有命，無多慮也！」密稟吾父，亦以爲然。是夜，先將半肩行李，挑下船。令逢森先臥。青君泣於母側。芸囑曰：「汝母命苦，兼亦情癡，故遭此顛沛。幸汝父待我厚，此去可無他慮。兩三年內，必當布置重圓。汝至汝家，須盡婦道。勿似汝母。汝之翁姑，以得汝爲幸，必善視汝。所留箱籠什物，盡付汝帶去。汝弟年幼，故未令知。臨行時，託言就醫，數日即歸。俟我去遠，告知其故。稟聞祖父可也。」旁有舊嫗，即前卷中曾賃其家消暑者，願送至鄉，故是時陪侍在側，拭淚不已。將交五鼓，煖粥共啜之。芸強顏笑曰：「昔一粥而聚，今一粥而散，若作傳奇，可名喫粥記。」逢森聞聲亦起，呻曰：「母何爲？」芸曰：「將出門就醫耳。」逢森曰：「起何早？」曰：「路遠耳。」汝與姊相安在家，毋討祖母嫌。我與汝父同往，數日即歸。」雞聲三唱，芸含淚扶嫗，啓後門，將出，逢

森忽大哭曰：「噫！我母不歸矣！」青君恐驚人，急掩其口而慰之。當是時，念兩人腸已寸斷，不能復作一語，但止以勿哭而已。青君閉門後，芸出巷十數步，已疲不能行。使嫗提燈，余背負之而行。將至舟次，幾爲邏者所執。幸老嫗認芸爲病女，余爲婿，且得舟子皆華氏工人，聞聲接應，相扶下船。解維後，芸始放聲痛哭。是行也，其母子已成永訣矣。（未完）

文人小故事

（編者）

詩成裁窗紙寫之

段九章詩成無紙。就窗裁故紙連綴用之。九章字惠文。

弄葫蘆成詩

王筠好弄葫蘆。每吟詠。則注水於葫蘆。傾已復注。若擲之於地。則詩成矣。



換巢鸞鳳記卷下

天游

第二十二回 惜分飛王儲甘墮落 拋同夢淑媛救淪胥

蟬妮在俠士橋衣肆中勤務，一舉一動，馬克士非常注意。衣肆中人不覺得，他却派有安人暗中偵查蟬妮。他的表妹屠維姓勞甫夫人，是個很機靈的女子，由他介紹上俠士橋衣肆中去做衣服。有一次他陪着屠維夫人去做許多華服，給蟬妮看見，很是恨他。因為這家衣肆，與雷柯夫人的衣肆不同。在梯兒街上，完全是一家貴族衣肆，房屋陳設，非常精美。俠士橋衣肆，房子雖大，一般也鋪着地毯，

却沒有雷柯夫人衣肆清潔。光線又足，一件衣服，經試粧員穿上幾次，就沾了不少塵灰。裁縫部的針線，既不佳，手段也不很高明，一件衣服，必得改過幾次，纔可以穿。這是雷柯夫人那邊所沒有的。屠維夫人挑了一件現成的長袍，教蟬妮穿給他看，頓時就照樣定了一件。蟬妮試粧之時，屠維夫人教他在前面走給屠維夫人看。蟬妮留心馬克士舉動，見他靜靜坐在一張椅上，唇上微含笑容。也不知他同馬克士的關係，馬克士告訴夫人沒有。心中非常忐忑。第二天是星期日，蟬妮照例要去應馬克士的邀請，同在一起用膳。心中雖是不願，却不能不去。服從慣了，不得不然。明知這件事必需等倪古壘同公主成了婚，方纔可以自由。蟬妮自從蒲錢去世，本來非常岑寂，藉此解悶，也很可以。馬克士近來也安靜得多，好久沒有提起親事。同倪古壘分手已將兩星期，馬克士以爲蟬妮有許婚之意，所以也不提前事。那天用膳時候，蟬妮道：「我那表妹屠維夫人很稱讚你長得美麗。」蟬妮道：「我很不願意你帶着朋友，上我們店中去。」馬克士道：「累你不安，我抱歉得很。不過我很惦記你，不知道你在店中作何形狀，一個人又不便來，來了反要惹人注目。這種地方，本不是你久居之所，你爲什麼還要在那裏呢？」蟬妮道：「這個，我倒也慣了，不覺怎樣。」馬克士道：「在店中忙嗎？」蟬妮道：「還好，

只是打掃房屋的事忙些。還有那些女人跑來，教我們試了二三十件衣服，一件都不買，店主不知就裏，還要抱怨我們，說我們不善招待，浪費光陰。」馬克士道：「既如此，你還戀戀不捨，不肯棄掉，真是個特別女子。」隔了一回，又道：「倪古壘王儲，近來很不安分，就有大亂子鬧出來了。」蟬妮以爲倪古壘已經返國，聽了這句話，猛地一驚。馬克士問道：「你聽見人講過沒有？」蟬妮道：「沒有。」馬克士道：「近來見過他嗎？」蟬妮道：「沒有見過。」馬克士點頭道：「聰明孩子！你原來受了我的忠告了。我早知道他是個不成材的東西，不配同你作伴。大概他這一次是微服而來，並沒有用真姓名。這是常常去同公主盤桓，大部份的光陰，却同一個法國音樂會的女明星倭梅蒂姓屈葛茜做一處。這個女明星，實在是個倫敦人。外面很有些不好消息。昨夜我在京城俱樂部中遇見他兩個，同行還有許多浪子。據說那些浪子，都是他的爪牙，宣過誓，同他保守秘密。所以俱樂部中會員，都沒有知道他是誰。屈葛茜是個有名人物，在舞台上久有薄倖之名。昨夜見他頸上圍着粉紅圍巾，巾上裝飾一大排核桃大的珍珠。同這種女子在一起，將來決無善果。你看着罷。」蟬妮知道馬克士同他講這些話，要使他聽了難受，所以決不相信。呆呆坐着，非常飲恨。馬克士把自己的紙煙匣子遞給蟬妮道：「蟬

妮你真也乖覺。肯聽我的忠告。本來像他這種人，生長深宮，從小就把世界上一切東西，當作他自己囊中之物。對於婦女們是不知尊敬的。『蟬妮聽了，很想駁他幾句，表明自己不信。轉念一想，又忍住了。回到寓中，哭了一回。也沒有再出門。』馬克士因爲同一個匈牙利親王有約，想去探聽探聽沙格史伯爵消息，駕着汽車去赴他晚餐。那一天晚上，蟬妮覺得非常難受。倪古壘是走了，給自己釐掉的。從此他一定同公主結婚，另外再別圖外室。自己是不在他心上的了。這種光陰，過着委實無味。睡在牀上，想起白天馬克士報告他的消息。忽然起了一種癡想，只要能够再見倪古壘，聽一聽他的笑聲，同看一看他的笑容，就是要自己做屈葛茜的替身，將來受倪古壘的拋棄，也是願意。次日晚上，杜蕾忽地跑來找他，他就自己臥室中接見。這一次的蟬妮受着環境的迫壓，秋波中已沒有笑容。桌上只多了一束馬克士送他的紫羅蘭。他在俠士橋衣肆中，以星期一爲最苦。因爲上一天是星期，他的同事，都是年齡很輕愛玩。音樂院哩，劇場飯莊哩，野外旅行哩，大都多有些酬應。睡得遲些，第二天沒有精力辦事，把一切事都交給蟬妮去辦。蟬妮上一夜沒有好生睡覺，辛苦了一天。在衣肆中他在那裏忙，那些同事閑着沒事，就嘈嘈雜雜，講那上一天同他們情人講的許多閑話。蟬妮形單影隻，又受了

許多刺戟，回來精神非常頹喪。在那些同事看來，覺得蟬妮有些不近人情。既沒有少年人來同他親熱，娛樂場中也從來沒有見過他的蹤跡。誰還知道這一位豔如桃李冷若冰霜的好女子，是個情海收帆的過來人，並且他的情人，還是天潢貴胄。若是這段豔史給他們知道，不知要把蟬妮崇拜到怎樣哩。閑話休提，蟬妮回去，看見了杜蕾。見他顏色衰老了不少。他還以為是杜蕾記罪他，特地來看望他的，心中非常感激。杜蕾先問了一問好。後來見他還挂着孝，問起緣由。纔知道是蒲錢去世了。又很沈懇的慰唁一番。談了一回天。杜蕾吞吞吐吐的，似乎想說什麼。纔知道又出了什麼岔了。只得靜靜的候他發言。隔了好半天，杜蕾纔問他見過倪古壘王儲沒有？蟬妮道：『近來沒有見面。』杜蕾道：『他逼着問我你的真姓名同住址，一定要再同你見見，他來了沒有？』蟬妮道：『我見過他了。』杜蕾促着雙眉，聳着肩，愀然道：『啊！親愛的孩子！我們真是不幸。王儲不要公主了。』蟬妮聽了，按不住心頭快樂。他也明知不應，當幸災樂禍，不過因此知道倪古壘果是情深。雖是不能嫁他，也值得把愛情贈給他。杜蕾道：『他同我這般說。來英之後，也來看過公主兩三次。到末次，他纔同我講，要我奏知公主，由公主自動的出來取銷這個婚約。我聽了，就惶急起來。第一個當然去報告親王。親王本來是瘋』

瘋癲癲的，聽見這個消息，幾乎暈了過去。我也知道同他講也是沒用。現在他的病，越發重了。鎮天價在戰爭地圍邊，連飯都不吃。他既是這種形狀，雅舜宮中，只剩了我一個人，來對付這件事。公主是不問信的。這頭親事，本來他反對。成不成也不足動他的心。」蟬妮聽他說得可憐，連忙勸慰道：「你吃這些苦，我聽了真代你悲傷。」杜蕾道：「我今天是來求你幫忙來的。」蟬妮道：「我有什麼方法呢？」杜蕾道：「從我看來，只有你一個人，可以挽回這件事。」蟬妮道：「我有什麼方法呢？」杜蕾道：「這是公瑪砦王儲很喜歡你。你去勸他，他無有不答應的。」蟬妮道：「我用什麼方法呢？」杜蕾道：「這是公主的主意。公主也見過他。公主同你一般都是女子。女子的心理，大致相同。從公主看來，王儲所鍾愛的，只有你一個人。其餘的人，都不足供他一盼。新近他在外面，很不安分。在倫敦地方，到處胡鬧。從公主看來，王儲這種舉動，都爲的是你。你是他理想中的公主，既不能達到目的，所以自甘墮落起來。公主說得千真萬確。他說他的猜度，是不會錯的。」蟬妮道：「這卻我一些不知。」杜蕾道：「你可以告訴他。不能不娶公主。用極沈懇的話，勸他。可以同他說，這是天職。我們盡心竭力的圓成這件事，也爲的是他。他萬不可捐棄公主，惹人譏誚。他糊糊塗塗的鬧，你既是他心愛的人，不可不警告他一下。」

蟬妮道：「公主究竟肯嫁王儲不肯呢？」杜蕾道：「這件親事，他本來反對的。肯雖未必肯，爲他名位上計，既已訂婚，各國都知道了，也不能不嫁王儲。他的祕密，你都知道了，也不必哄你。他自己也同你講過。沙格史伯爵把他扔下走了。他們的婚姻，由教皇下諭，認爲無效。爲今之計，只有嫁給倪古墨王儲一法。所以這段婚姻，可以作爲已成之局。人人都希望他成功，若是破壞了，恐怕要起絕大的騷亂。求政局上的安寧，這頭親事，是不能不把他圓成的。」蟬妮道：「話雖如此說，教我怎樣措手呢？」杜蕾道：「你可以勸他同公主結婚。可以告訴他，這是他的天職，不容不做。還有一句話，說出來請你不可見罪。你可以告訴他，無論如何，你是決不能嫁他的。你肯講不肯講呢？」可憐杜蕾也是出於無奈，因爲一心爲着羅思瑪克王室。想起他從前全盛時候的尊榮，到現在只剩他一個人，出來擔任這副千斤重擔。深怕親事不成，王室受了影響，從此一致墮地，永無恢復之日。因此把他當作自己個人的事，竭力央求。說話重輕，也不能計及。所以說出這些話來。說了出口，深怕蟬妮生氣，丟手不管，決撤了。很是惴惴。不料蟬妮聽了坦然道：「我是個平民，不能上偶貴冑。這件事，王儲也是明白。不必再說。」杜蕾道：「求你看先王后分上，幫助我們一下。現在公主居然也會追念先王后的恩澤，他是個自私自利

之人，我也不必諱言。現在他追念他祖母撫育之恩，也怕親事決撤，使先王后含羞天上，也願意犧牲己見，嫁給王儲。」蟬妮道：「我怕王儲未必肯聽我的話。」杜蕾道：「公主說你是他的情敵。王儲語氣中，也承認他愛的是你。一顆心只在你身上。倘然你能够表明已經同人訂過婚，將次出嫁，不能嫁他。使他斷了這條癡念，就好辦了。」蟬妮苦笑道：「公主真會同我玩，太看重我，我何曾有這些事。王儲何致這般愛我。」杜蕾道：「你不必謙遜。公主說他猜得決不會錯。王儲若是知道你已經許了人家，就可以使他絕望。」蟬妮道：「他知道我是沒有許人的呀。」杜蕾道：「你何妨哄他一哄。萬不可推辭。請你見他一見。同他談談。」蟬妮見杜蕾只顧保全他們王室，不顧他心中難受，想起倪古壘是自己教他走的，打算同他永訣的了。現在爲着別人的事，又去找他，這一來，彷彿要把他的心撕碎了似的。這種無理要求，聽了使人生氣。很想嚴辭拒絕。他一派理直氣壯的話，已到唇邊。剛想吐出來，看見杜蕾神色張皇，知道他是急了，並非故意如此，動了惻隱之心，把話又忍住了。杜蕾知道可以轉圜，又央求道：「好姑娘！請你瞧先王后分上罷。」蟬妮也可憐，爲了羅思瑪克王室，已經犧牲了不少幸福。聽着杜蕾那般說，在別人是一定不肯的，他卻慢慢的答道：「只要有方法，我一定盡力去做。」說

着，歎道：「早知如此，我一起首，不答應你入宮去，也省了不少煩惱。」說着，有些盈盈欲涕。秋波中含着無窮悲痛。杜蕾道：「姑娘！你真是個好人。我希望你前途幸福無窮。得到真實的快樂。」說着，又愀然道：「我們這件事，怎樣辦呢？你知道他的住址嗎？」蟬妮道：「這個我知道。他同我說住在使署。以爲他回國去了。昨天我纔聽人說，他還在倫敦。」杜蕾道：「不錯現在同他往來的，都是些浪子妖姬。他是個很好的青年，不料墮落到如此。好姑娘！你是不是寫信給他？」蟬妮道：「最好是寫信。不過很難着筆。仔細想來，最好要出於自然。不然，他一起疑心，知道是你們請我出來的，那就說也是無用了。杜蕾知道已經答應。站起來四周看了一看。道：「姑娘！你太也傲氣了。爲什麼不肯使我們盡一些心，幫助你一下。像你這種人材，怎樣可以屈居此地，很可以安富尊榮，享些快樂呀。」蟬妮道：「多謝你的盛意，我是做慣工的。目前的光陰，我過得很快樂。」杜蕾道：「王儲處倘有回音，請你立刻見示。」蟬妮道：「是了。我理會得。」杜蕾道：「我希望你成功。」蟬妮道：「我盡力辦便了。」

檳榔

(張味蘋)

向客燕京。每遇旗人嚼檳榔。輒爲作嘔。紅沫四噴。抑且汚齒。每含一片。澀苦不堪。不知伊輩何獨阿好也。近讀南史。始知其由來已久。習尙迺相傳如此。迨閱兩般秋雨菴隨筆。則又知蹙額攢眉者。固非余一人。惟羅大經鶴林玉露。竟謂一日不可無此君。且美以四功。曰醒能使之醉。醉能使之醒。飢能使之飽。飽能使之飢。范西堂更從而和之。謂檳榔不特有功。尙有德焉。斯說也。余疑之。豈吾之於。味有異嗜。

每日天然之需要

乃大便是也現在多人不覺有此需要其危
險殊大良以食物入胃苟不速從大腸排泄
體外則將如汚溝之積潦發酵腐敗滋生疾
病細菌與毒氣久之遂影響及康健矣斯時
也惟有清導丸可以救濟之苟于臨睡時吞

現手無何均食感謝清導丸之功也



弱脾胃失調兼有嗜好因而常患大便
臨期行動痛苦不堪試服清導丸奏效如
諸恙悉平清導丸為利便無上妙品凡經
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
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
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清
丸每于飯後服之保君安康

服此丸一
二粒則覺
晨必覺暢
便通矣無
阻礙矣
頃據東三
省開原大
孤家子泰
和隆號劉
仁卿先生
來函云鄙
人身體素
人便祕結
大便如神
奏效如神
凡經售
品凡經售
西藥者
均有出售
或直向
上海江西
路六號
韋廉士
醫生藥
局函購
每一瓶
大洋六
元郵力
在內收
用郵票
清導丸

中國兒童之死亡率

已臻極頂然自嬰孩自己藥片救治之能力為人所知
之後乃逐漸減少現有千萬兒童皆得康健喜樂此輩
兒童苟非有嬰孩自己藥片為之保障恐已在墟墓中
矣吾人深信此奇妙靈效之藥片將不久遍行全國無
人不知無人不之矣該藥片乃是嬰孩尋常疾病之



子公女之君模文蘇

熱便閉啼哭不已夜間更為吵鬧鄙
經多數名醫服藥療治毫無功效及
片使其腸胃清潔大便暢達寒熱即
深得一藥片之奇功為有疾小兒者
預備一瓶於家中也是藥片凡經售
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
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
力在內收用郵票

弱靈藥不化大便閉結
寒熱肚痛腹瀉傷
風熱出牙各症
驚風痰厥無上聖
等症均屬無上聖
藥茲錄蘇門答臘
巨港中華總商會
函云小女荷生甫
產一星期即患寒
人夫婦深以為苦
試服嬰孩自己藥
立即平安不藥而
西藥者均有出售
醫生藥局函購每
力在內收用郵票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小472(11)

■遷改地址

謹啓者前於 月 日在

() 如在上海總館定括弧中填上海總館如在某處分館或分銷處定即填某處某店

定購小說世界一份執有

字第 號定單原寄

省 縣

收現因地址遷移

請即改寄 省 縣

收爲荷此請

商務印書館 鑒

謹啓 年 月 日

■查詢雜誌

謹啓者前於 月 日在

() 如在上海總館定括弧中填上海總館如在某處分館或分銷處定即填某處某店

定購小說世界一份執有

字第 號定單原寄

省 縣

收茲查第 卷

號尚未收到祈即

查覆爲荷此請

商務印書館 鑒

謹啓 年 月 日

啓者敝公司出版雜誌多至十數種每種定戶逾萬寄發均有專員負責辦理惟內部既係分工手續因之繁複如來函查詢二種以上之雜誌勢須輾轉交查辦覆苦難迅速時勞企盼歉恨良深諸君以後如有改寄地址或查詢雜誌未到等事務即祈填用附列二種格式剪下貼入明信片上寄交敝館並乞每種雜誌各自填寄一張幸勿合用俾得分別交查免致延緩手續較便受賜良多諒荷同情幸予贊助不勝企禱之至
即請 公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投 稿 簡 章

不 許 轉 載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
 三 投寄之稿請附原稿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
 四 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
 五 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
 六 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
 七 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
 八 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
 九 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
 十 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廿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印刷所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寄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書坊

廣 告 價 目 表

特等	優等	上等	普通
封面之內面及封底 或正之背面	封面之內面及封底 或正之背面	封面之內面及封底 或正之背面	封面之內面及封底 或正之背面
位全	位全	位全	位全
九	六	四	二
元	元	元	元
半	元	元	元
面	元	元	元
四分之一	元	元	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
 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
 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
 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定 價 表

零售	郵費	國內	國外
每冊大洋陸分	國內四分	國內四分	國外四分
全年	五十三元	五十三元	五十三元
半年	二十五元	二十五元	二十五元
全年	五十三元	五十三元	五十三元

新彊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注意
 定閱諸君如有遷移地址或因其他詢問之務必將定單號定戶姓名在何處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錄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中西賀年卡片

已出三百餘種

△本新年出品△

(巨) (闕) (珠) (稱) (夜) (光)

商務

印書館

精製

承印

本館承印中西
帖紙墨講究印
文各式鉛字
九百餘種任選
型無不刻意求
低廉文件迅速